



一扇门

揭秘监狱内的犹太人密码

王春来◎著

长篇悬疑小说

沉默了千年的河南犹太人第一次向世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中国内地闭塞的一方乡下人怎么会说希伯来语？
中国的将军为什么要将黄河水洒到耶路撒冷？
丝绸之路怎样承载了黄河、圣殿山、中国人和犹太人？
他是炎黄二帝的子孙，也是亚当夏娃的儿女。

东方出版社

王春来◎著

长篇悬疑小说

一扇门

揭秘监狱内的犹太人密码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扇门 / 王春来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060-5134-7

I. ①一…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2351 号

一扇门

(YISHANMEN)

作 者: 王春来

责任编辑: 夏旭东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6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5134-7

定 价: 39.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序

本书讲述了三代河南犹太人的故事。

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呢？

我时常问国人：您认可自己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吗？

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因为时常有人对我说：要中华传统文化干吗？都是封建社会那一套老黄历了，扔掉算了。我问：圣经也是老黄历了，你怎么不建议基督教徒也丢掉呢？

我告诉国人：一个民族，一旦丢掉了自己的文化，那么，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你想消灭中华民族吗？而消灭一个民族最可怕的武器是文化的消失与扼杀。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如今仅有中国还在存续，并使她的文化绵延不断就是最好的佐证。

反观今日的中国，我们过自己祖先传下来的传统节日的兴趣越来越淡，即便是春节，年味也是越来越淡，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人还有几个人在过我们的“端午节”、“重阳节”，一些自以为能忽悠老百姓的所谓的“精英们”，对西方节日，莫名地狂热崇拜。“圣诞节”还没有到，各种“圣诞树”、“圣诞老人”争先恐后地树了起来，各种打折广告五光十色；“情人节”还没有到，各种花亦是铺天盖地。

从上个世纪开始，我们国人中的所谓“精英”们，开始否定自己祖先的文化，凡是西方的东西，一切都好，凡祖先的东西一概都不好。一些中国人，总是喜欢点评古圣先贤的思想，进而否定传统文化，以显示自己的才华。

有国人问：王警官，有那么严重吗？我说：我是警察，习惯以事实说话。在我们河南的黄河滩头曾经驻足过一群大胡子、高鼻梁的犹太人，他们自称是“一赐乐业”人，现在翻译为以色列，他们的羊皮卷“脱拉”是用“阿舒里体”写的。

然而这样一群犹太人在黄河滩上生活千年后,却没有人承认他们是犹太人了,以色列也不承认。2006年2月17日,以色列驻华大使海逸达博士在大使官邸说:只有母亲是犹太人,才能判断他是不是一个犹太人。也就是说要是享有回归权的话,必须从他(她)本人的母亲是不是犹太人来判断。因此,从中国的现实来看,黄河滩犹太人并不符合犹太人的条件,而且也没有充分的历史档案加以佐证。

而在埃塞俄比亚,有一个犹太人社团到了那里,与当地黑人混血后,变成了黑人,却被以色列承认是犹太人。这是为什么?

历史上欧洲国家的犹太男人多次被杀戮,犹太女人只好为其他民族生儿女,今天的犹太人只好以母系传承子孙。于是,这样的犹太人被认为是正宗的犹太人,生活在中国的纯净血统的犹太人一直保持着父系传承子孙的制度,却不被承认为犹太人。

由此我们是否发现了一个问题:血统对一个民族并不起决定作用,而文化对一个民族太重要了。

写这本书时我有一个发现。我认为未来的世界将由中华文化去担当主流文化,因为中华文化最具有包容力,其他的文化都只承认自己的神,不愿意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写作黄河滩上犹太人文化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只有中华文化追求“和为贵”,中华文化与友为善、与邻为善,比如生活在中国的犹太人。因为原古犹太人也是以父系传承子孙的,因而生活在中国的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来到中国后,与当地百姓友好相处,从未发生过争斗,2007年1月5日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说:中国文化是他家庭传统的一部分。他在哈尔滨的祖父母墓前强忍热泪,他告诉在场的所有人,中国是最善待犹太人的国家。

君不见,全世界只有中国的老太太见到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中国文化对全世界所有的神全尊重。所以无论哪种文化也都能接受中华文化,中国的文化是多元的,这是由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包容性决定的。

1988年有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面对当时世界性的危机提出了这样的呼吁:“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写这本书就是要用事实来证明中华文化是优秀的文化,同胞应该善待祖先的文化遗产。同时我要告诉每个民族都要追求自己的文化根脉。黄河滩上不被承认是犹太人的这一群人也是如此。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所说:华夏文化和犹太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两大文化。而两大文化在中原大地上的碰撞和

交流却是鲜为人知的。本书将这段文化交流的历史追问放在当代监狱里进行。以一个未受污染的少年的目光,去发现一些身陷囹圄的老人和女子面对羊皮卷的文化信念,这也许是在警示我们:一切文明之果都是在痛苦的炼狱中以精神信仰的火焰铸就的,我们应该百倍地珍惜。

也如知名文艺评论家朱辉军所言:河南人,在中国备受关注;犹太人,在西方备受瞩目。河南的犹太人,就更容易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这部长篇小说,以一个少年的视角,逐渐揭开了黄河滩上这一群高鼻梁、蓝眼睛的犹太人的神秘身世和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历程,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塑造了一组性格鲜明的河南犹太人的形象,在这些个性独特的画家、将军、才女身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和犹太文化的融合。

我和父亲两代人都是监狱警察,从顽童时代就在劳改队里接触犯人,可以说是在监狱里与各种有学问的犯人,包括女犯人(后来多数人都平反了)在交往中认识社会的。那时就有一个男犯人给我讲,他与马克思、爱因斯坦一样有犹太人血统,他还说河南犹太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块宝藏,却很少被人关注,他劝我以后收集研究犹太文化,将来会不枉此生。可是他的长相与普通人却没有明显的区别,根本不像犹太人,我当时怀疑这个犯人不是书呆子就是别有用心,根本没把他的当回事。

后来我就注意到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河南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我不晓得这话对河南人是褒是贬,但是阅历告诉我,黄河滩上一部分中国人血管里的确流淌有犹太人的血液。

明朝初年,黄河边驻足的犹太人口已经发展到了近万人,不管他们是从哪里来,过去属于哪个民族,事实上他们现在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河南人了,两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融合成了一股血脉——河南犹太人。

我惊讶地看到河南犹太人正在被遗忘,或者说正在消失,甚至市场上看不到一本有关河南犹太人的文学书籍。我联想起那个犯人劝我的话,也许这个犯人的担忧是很现实的,河南犹太文化真的是中原大地的一块瑰宝,河南犹太文化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与犹太文化进行交流的纽带与桥梁。

我总想,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犹太人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也算亲戚一场,这种天然关系是老祖先留下的,怎么能让其消失掉呢?我们应该有起码的文化尊重,中国应该有一部具有影响力的有关中国犹太人的文学著作了。

“雅各”(犹太人祖先)把一群犹太人送到了遥远的中国河南,并划归华人

种族。亚当与夏娃没有驾临黄河边寻找她的子女，他们大概把河南犹太人遗忘了，整个犹太文化对河南犹太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是的，犹太先人信奉的东西与河南犹太人隔了一条悠长的时间河流，犹太人几百年前来到这里，由经商到入仕，由漂泊到安定，早已经产生了乡土观念，当年的“列维”已改“李”姓，“亚当”改为“艾”姓，“示巴”改为“石”姓，还有被宋朝皇帝赐予皇室姓氏的赵姓。

也许没必要说这些了，尽管祖先是犹太人，然而河南犹太人的血管里有一半血液是黄河水酿造出来的，早泛黄了，灵魂里的东西则早已彻头彻尾地汉化了，汉人与犹太人的血肉绞在了一起。在河南犹太人的肉体里大卫和以色列的痕迹已经不多，滞留在黄河滩上的犹太子嗣几百年来从没有见过耶路撒冷圣殿山和哭墙是什么样子，弥赛亚已成为梦境里遥远的传说。

许多中国犹太人都曾幻想过——背着黄河水去耶路撒冷挖一把土，塑一个中国犹太人像埋在坟墓。正如书中艾老头所说，“如果大卫、所罗门王复活，我漫步在耶路撒冷街头，我要对他俩说一句：‘Shalom!’（沙龙！意为平安！）我从遥远的中国来，我们艾姓的祖先是叫亚当的犹太人，您还认识我们中国犹太人吗？”

因此，我在这部作品中提出了一个沉重的话题，通过“犹太老乡”的嘴，问：你们黄河边上的人都像你一样很聪明智慧，物产丰富，又奋斗了那么多代人，可我不能理解，那么多人，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还那么贫穷？

也许将来所有的文化和人种都会重新合为一体。犹太人来到黄河滩，不就慢慢地变成与汉人一样的种群了吗？犹太人去了埃塞俄比亚，不是也就变成黑人犹太人的吗？也许人类真的只有一个祖先，一个发源地，现在所有的人种和文化都是她的分支。

但愿这本书能让所有的人记起黄河滩上那一群中国犹太人。假如这一声为中国文化与犹太文化之间的交流呐喊，能引起所有中国人和犹太人的关注，真乃两个民族的一大幸事！

目录

引语/001

第一章 我是“一赐乐业”人/002

第二章 夏娃的女儿/009

第三章 黄河滩最后的犹太人/022

第四章 马克思与我家不是亲戚也是乡党/031

第五章 今天不提犹太人/039

第六章 沟边那座坟茔/047

第七章 寻羊皮卷的航模/057

第八章 犹太国的声音/068

第九章 沟洞里神秘的将军/082

第十章 唯有的古书/091

第十一章 祭拜黄帝寻亚当/103

第十二章 黄河犹太人也是河南人/113

第十三章 犯人画家/130

第十四章 骚动的犹太魂/145

第十五章 要寻俏,找女犯/156

第十六章 亚当夏娃在黄河上缠绵/170

第十七章 黄河水搅拌耶路撒冷的土/180

- 第十八章 那儿肯定有一双眼睛/190
- 第十九章 信奉古犹太教的人/196
- 第二十章 天地轮回/208
- 第二十一章 飞向亚当的故乡/219
- 第二十二章 寻找羊皮卷/227
- 第二十三章 黄河人咋会说希伯来语? /238
- 第二十四章 黄河上的犹太亲戚/250
- 第二十五章 戴手铐的将军/258
- 第二十六章 “疯女”/268
- 第二十七章 圣殿山还认识我吗? /276
- 第二十八章 两道光柱滑向亚当故乡/292
- 第二十九章 “酒肉交朋友,米面做夫妻”/302
- 第三十章 黄河与圣殿山间能架起通道吗? /314

引 语

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河南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我不晓得这话对河南人是褒是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部分河南人血管里的确流淌有犹太人的血液。两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融合成了一股血脉——河南犹太人。

明朝初年（六百年前），黄河边驻足的犹太人口已经发展到了近万人，如今全部融合在了河南人口中。

河南人是世界上包容力最强的人群之一。

许多中国人相信，人类只有一个祖先一个发源地一个文明，古埃及文明、东方文明与欧洲文明是同一种文明的不同分支，东方人、西方人以及非洲人，这些看似差异很大的人种都是同一人种漂移不同地域后演变而成的，今天的考古学足以证明，人类不同的文明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超越自我看，人类发展的最高境界是心灵上的无种族与无贫富的差异！

第一章

我是“一赐乐业”人

◎爸爸说,我的祖先是来自遥远的“一赐乐业”国(以色列)来到黄河边的犹太人。

◎小时候,我最困惑的问题就是爸爸的深眼窝、高鼻子,怎么长得那么离谱呢?

◎爸爸怎么能与毛主席并排挂在一起?毛主席是万岁,能活一万年,爸爸只是个劳改队的领导,他自己就说他七十岁都活不了。

小时候,父亲告诉我,我的祖先是来自遥远的“一赐乐业”国(以色列)来到黄河边的犹太人,母亲闻言总把我拽到一旁嘱咐说,听你爸爸说那八竿子打不着的老黄历干啥?你现在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了。

我家就住在倒淌沟旁省建筑材料厂家属院,就是所谓的劳改厂,现在叫四平监狱家属院,占用的地皮属于倒淌沟村。

从地图上看,四平劳改队居于城市中心,但是陇海铁路将劳改队从城区中狠狠地一刀切了下来,整个铁道北便与城市有些脱节了,道南道北只有一条又黑又长的涵洞连接,一人高的洞顶宽不到两米,长有二十米,洞里白天也漆黑一团,路面还有一半被水沟浸居,过了洞北的景象就给人一副郊区“贫下中农”的模样了。

向北再走五分钟就是倒淌沟了,沟两面密布的全是窑洞,这就是“八〇八”库,洞里曾经全是可怕的军火。沟北面方圆两公里的地方,全被铁丝网围了起

来,身穿绿军装头戴五角星的解放军站着岗,老百姓禁止入内,于是乎,它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便是四平城声名赫赫的地方——倒淌沟劳改队。

当然,它的名气不是缘自“渣滓洞”、“白公馆”那样的酷刑,而是因为它关押的人不同凡响,最让人开眼的是每天从大墙内进进出出的一队女犯人,盛传女犯人中有一个会妖道的女子,虽说她只有十七岁,可美艳与“狠毒”似罂粟,凡贪婪她美艳的男人都会如痴如狂,半夜则绝精而死;男人白天见到她必须戴上墨镜,才能避开美妖勾人的眼光。

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些女犯人为啥一个个都那么年轻漂亮,看样子上三十岁的人也不多,不知道这些女犯人是专意挑选来的,还是凑巧都长得好看?引得我们这些男娃们如痴如狂地站在监狱门前“选美”找“媳妇”,而后又争风吃醋。

这还只是劳改队的冰山一角,因为女犯人不过百余人,墙那边还关押了上千名男犯人,他们中流氓小偷很少,多数是些历史和现行“反革命”,许多人是全国甚至海外也极有名气的知识分子、专家和右派,比如全国知名的画家、曾留学苏联的机械制造天才、满口“之乎者也”的清朝秀才举人、装神弄鬼的算命神汉、叱咤战场杀人如麻的国民党军官特务,还有少数会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这些人被打上“坏蛋”的标签后,集中在劳改队,就给劳改队平添了更多的神秘和恐惧。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城市边缘的劳改队里。

打小,大人就说我长得像妈妈,一点儿也不像爸爸,因为爸爸长得像外国人。我也发现了这个敏感的问题,爸爸是与其他大人长得不一样,眼窝深且与眉毛距离太近,鼻子也大,总之爸爸的样子挺特别。

小时候,我最困惑的问题就是爸爸的深眼窝、高鼻子,怎么长得那么离谱呢?

后来我想明白了,爸爸是那个建筑材料厂的厂长,统一管理着劳改厂的所有男女犯人。

爸爸是这个建筑材料厂最大的官嘛,你瞧蜂王与小蜜蜂就不一样,蚂蚁跟蚁王也长得差老鼻子。我骂自己也骂其他小朋友少见多怪,等你们的爸爸也当上我爸爸这么大的官了,也就变成我爸爸这个样子了,这就叫官相,懂不?自然我就有了小王子的感觉。

可气的是刚明白了两天就又糊涂了,省劳改局庞局长来了,我爸爸跟孙子似的亲自陪着。我的道理也被那个长了一副“乡巴佬”模样的庞局长一棒子打

得“落花流水”。

局长比爸爸的官大多了，像我爸爸这样的官他能管一个排，局长该长得比爸爸更特殊，不说大耳垂肩，也得长臂过膝吧？可我看到那个姓庞的局长后失望极了，这局长长得也太稀松平常了，你去乡下庙会赶过集吗？若让那个姓庞的局长去赶集你寻他试试？集会上你绝对会向他推销能拉磨干活的小毛驴，或者会下蛋的芦花鸡。

标准的“老杂皮”一个，根本认他不出，他哪儿有局长的派头！

小朋友们终于报了一箭之仇，幸灾乐祸地问我这是咋回事，我只好恨恨地瞎白话说：“姓庞的官快当不成了，你没瞅见他快退化得跟你爸爸一个模样了吗？”小朋友觉得爸爸受到了侮辱，回家向大人告了状，结果小朋友的家长不干了，怒气冲冲地贴了一张矛头对准我爸爸的大字报，问父亲每天灌输给孩子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糟粕。我爸爸不敢脱离群众，结果我惨了，爸爸像训犯人一样让我站好立正，然后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我一通，屁股上还挨了好几巴掌。

爸爸的长相依据倒塌了，没有信仰也没有人生经验的我被忧郁笼罩着，感觉就像从漆黑的夜里坠落无尽的黄河中，手里抓到的只是一根稻草，随时会被河水淹没。

我也更加觉得爸爸孤独了，就像天鹅群里的丑小鸭——爸爸太可怜了，怎么能长出个奇怪的深眼窝，难看的大鼻子？人世间的人，为什么要长得不一样，都变成一个样子该多好！

直到这一年秋天的下午，我的心情才峰回路转，那是我去劳改厂新盖的办公楼小会议室里找爸爸，二楼会议室里空荡荡的，冷清清的和季节差不多，墙上悬挂的画像中除了毛主席外又增加了四个人，走到跟前一瞧，毛主席身边多了一个秃顶男人和三个大胡子男人，我惊讶地发现第一个大胡子怎么像爸爸，那眼睛鼻子，特别是那一点不温和的表情太像爸爸了（我这个时候并不知道他是犹太人杰出的人物马克思），可爸爸什么时候留过这样的大胡子还照了相？倒是见过山上有个放羊的老头儿留有这么长的胡子，我如坠云里雾里。

真是爸爸吗？不可能吧，爸爸怎么能与毛主席并排挂在一起？毛主席是万岁，能活一万岁，全世界人民包括第三世界的“亚非拉”朋友们都认识他，爸爸只是个劳改队的领导，他自己就说他七十岁都活不了，出了劳改队便没有人买他的账了，劳改局那个“乡巴佬”局长比爸爸厉害，还没有挂墙上哩。

大胡子不应该是爸爸，爸爸的劳改队领导的官位与毛主席差老鼻子了，可

问题是墙上挂的那个老头儿为什么与爸爸长得那么像，墙上的人即便不是爸爸也该是爸爸的血缘亲戚，或许是什么一家子哥哥或长一辈的伯伯之类的人。

不对，我是爸爸的儿子，妈妈也是“一赐乐业”人，怎么都没长出大宽鼻子呢？

其实我并不特别期望墙上的大胡子是爸爸，假如爸爸的相片到处挂得都是，我的心脏肯定承受不了，也没法与小朋友们和平相处了。发现这幅画像的最大意义是我从心里替爸爸松了一口气，不管大胡子是谁，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好人长得跟爸爸一样就够了——爸爸不孤独了。

我晦暝的心境里射入了一缕阳光，漆黑的河水退去了，天变得湛蓝，从黄河滩上刮来的风也像母亲温和的气息，心情像春暖花开的季节，格外温馨，

问题是这个大胡子是谁呢？

我想找机会问爸爸大胡子是谁，怎么长得跟爸爸一模一样。

那天爸爸白天好不容易在家多待了一会儿，我知道是他工作上遇上了烦心事，在家乱发一通脾气后就开始生闷气，我忍不住问：“会议室墙上的‘大胡子’怎么像……是哪儿的？”爸爸却说：“你小子去五女冢磕几个头就知道了。”我问是怎么回事，爸爸却极不耐烦地骂我是只知道玩耍的傻小子，说完怒气冲冲地走了。我闻言莫名其妙，实在闹不明白给五女冢磕头与墙上的大胡子老头有什么关系。

倒淌沟西北边上那个坟莹就是父亲叫我去磕头的五女冢，这里曾经是我玩耍的天堂。无知者无畏，野性十足的我只晓得劳改队西边是一大片荒地，还有一座不自然或说是奇怪的小土丘。

那土包堆得好大好大，像一座小山，土包前一条小溪穿越而过，小溪上一座不晓得哪个时代建造的青石小拱桥，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顺桥跨过小河伸向土包，土包两边是树林，树林后面是起伏的山脉。

过去根本不晓得这个地名为什么叫五女冢，不知“冢”为何意，“破旧”“立新”的年代没人提及五个“一赐乐业”女子西天取经的故事，坟墓像四平城所有的祖坟一样，没有人管理。我常和伙伴们攀上坟头与躲在树林中的小朋友开仗，在拱桥上玩耍，在小沟里把水搅浑摸鱼，把坟头折腾得一塌糊涂。

爸爸让我给五女冢磕头的第二天，我刚爬上坟莹，爸爸不晓得从哪儿过来了，他黑着脸像在战场上抓俘虏似的一把拎起我的脖领子说：“小兔崽子，这是你玩的地方？滚回家去！”当时我们小孩子们都把严厉的父亲们称“军阀”，他们老是拿管劳改犯那一套规矩管教我们，比如按时起床、按点吃饭，走路挺胸甩

步,绝对服从,即便站一会儿也要绷直腿昂起头,这是何必呢?累不累?我们简直讨厌透了,不少人发誓将来长大了讨饭也不当兵。

我被粗暴的父亲拎着脖领勒得喘不上气来,火气直往脑瓜子顶上窜,顶撞道:“毛主席说,革命队伍里不能打人骂人,你像革命劳改队队长吗?我是犯人吗?”

父亲火了:“好小子,你长能耐了,犯人里的秀才和大学生还没人敢教训你老子哩,让你奶奶在这里听听。”父亲强迫我跪向坟头磕头,我不清楚这是为什么,说这是“四旧”,父亲坚决说“跪”,我不再说话也坚决不跪,父亲无奈,在我屁股上猛拍了一巴掌,我马上有理由不磕头了,借机大哭大叫撒泼放刁……

哭够后冷静下来就忽然明白五女冢不就是五个女人的坟墓吗?这五个女人怎么会同时死,又是因为什么死的呢?为什么把她们埋在了一起?

五女冢像谜团一样堵在我心口。

回家后,从母亲的口中我才知道奶奶的确埋在五女冢里,小朋友们则告诉我,坟墓里埋的是一个大鼻子蓝眼睛的金发女人,跟你爸爸可像,坟里还有四个长得跟咱差不多的女人,反正都是犹太人。

我火了,骂道,不许侮辱我奶奶,你奶奶才是大鼻子蓝眼睛的犹太人呢!心里也气,大鼻子怎么老长在我家人的脸上呢?

小朋友委屈地说:“我没有骂你呀,这话可是大人说的!”

我茫然了,奶奶难道真的也长了大鼻子蓝眼睛吗?她可是女人呀,那不就是女魔鬼吗?

奶奶肯定长得非常可怕,我家为什么偏偏是该死的“一赐乐业”人呢?

庆幸的是我和妈妈没有长出大鼻子。

我想,其他犹太人是不是也全长有大鼻子?那个可恨的“一赐乐业”到底在河南的哪个鬼地方?我非要去那儿看看,是不是每个人的脸上也都竖个难看的大鼻子?

第二天我就将这事儿忘在了脑后,兴高采烈地与小家伙们谈起玩的家什,可气的是小朋友们连玩的“陀螺”名称就统一不起来,籍贯陕西的小孩叫“猴”,湖北小孩称“得螺”,江苏小孩子则叫“拉牛”;我们喜欢玩的“嘎”,湖北小孩非说是打“撇子”,徐州的小孩叫“打拉子”;我们争议最大的玩具是当地的“桶箍”,同是河南人,周口的小孩称“罗圈”,灵宝的小孩叫“铁环”,江苏小孩说得最形象——“吊环”……我悄悄地想,我们“一赐乐业”人怎么称呼这些玩意儿呢?

于是,我回家认真地问父亲:“‘一赐乐业’人和犹太人一样吗?”父亲说:“他们是一家人,只是称呼不同。”我又问:“‘一赐乐业’在河南哪个县市,那儿有‘桶箍’和‘陀螺’吗?”父亲一皱眉头,说:“混仗小子,‘一赐乐业’怎么会在河南?不是告诉你了吗?咱家的祖先是来自遥远的‘一赐乐业’国来到黄河边的犹太人,‘一赐乐业’不在中国更不在河南,是在遥远的中亚,那儿有一座叫耶路撒冷的圣城,我们的祖先就是那座城市的子民。”

我不满道:“早听你说过了,你能不能多讲一点儿?比如说什么叫‘一赐乐业’?还有在耶路撒冷那儿住的人还认识咱家的人吗?更紧要的是耶路撒冷有咱家的亲戚吗?你给他们写过信吗?你为什么不带我去耶路撒冷串亲戚?”

父亲不耐烦地说:“‘一赐乐业’是国名,不……也是个人名,这个人是我们的祖先,也叫‘雅各’,他很勇敢……算了,你爷爷有几张羊皮做的古代书籍,等找到了这些书看看就明白了,等你学会了希伯来文就会读了。”

我问:“那书里写的是啥?”父亲说:“属于犹太人生活经验的总结吧,关键不是书的本身,而是它的作用,如果今后真的找不到这本书的话,黄河滩上的犹太人恐怕就会消失掉……当然,许多人,包括你奶奶,已经上西天……也就是我们的老家寻找羊皮卷了。”

我心里惊悸地又问:“书呢?”

父亲说:“你爷爷为了慰藉你奶奶和四个女子的亡灵,把这套不全的羊皮卷埋在了五女冢你奶奶的坟茔里,可惜后来找不着了,等你长大了也去找找吧!得想法一定要找到羊皮卷,延续黄河犹太人文化。”

父亲这一次总算多说了几句,可我却还是云里雾里,不理解一种文化的消失必将导致某种人消失的道理。唯一有价值的是我知道了家里曾经有犹太人书籍,可惜找不到了,惊讶的是这些书的消失关系到黄河犹太人会不会消失掉?我不理解,一卷羊皮书能那么厉害吗?

从此,我心里惦记了这件事——寻找羊皮卷。

那时在我的头脑里还没有人种和种族的概念,认为整个世界就是四平城,人世间只有我们这座城市里的一群人。

我就在这样浑浊的日子里学到了生活中的许多知识,也了解了一些自然现象——基调各异的季节、风与雨、昼与夜、脾气不同的树林、河水、薄雾、雷电与寂静,却没有了解到多少犹太人知识。

我有机会就问父亲我们为啥是犹太人,怎么来到了黄河滩。父亲老是不耐

烦,你问老祖先去。我认真地问,老祖先在哪?父亲就驱逐我说:“没工夫跟你扯淡,去去去,想问问你妈去,你姥爷也是犹太人。”

妈妈从不自称犹太人,也不提自己的身世。

她也在“劳改营”当管教,就是台湾国民党和海外“敌台”广播里称谓的那个“劳改营”,专门管教女犯人。你可能会问我怎么突兀地提出“劳改营”这个台湾和海外“敌台”诽谤大陆劳改队专用的称呼?

这里有我小时候最重要的两件事,按当时的标准我够得上十恶不赦的小坏蛋了——身为小孩子的我竟然心仪一个美丽的女犯人。你可别认为我早熟,按照犹太人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说法该属于晚熟,因为我喜欢上那个女犯的时候已经十四岁了,那个女犯人也只有十六七岁。